

卢森堡著

国民經济学入門

彭尘舜譯

中國圖書

國民經濟學入門

馬寅初著

卢森堡

国民经济学入门

彭尘舜译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二年·北京

Rosa Luxemburg
Einführung in die Nationalökonomie

德意志统一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Marx-Engels-Lenin-Institut beim Zk der
SED) 编“罗莎·卢森堡讲稿和论文选集”第一卷 (Rosa
Luxemburg: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
ten, 1. Band), 柏林狄茨出版社 (Dietz Verlag,
Berlin) 一九五一年版

国民经济学入门

〔德〕卢森堡著

彭尘母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第56号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8\frac{7}{8}$ · 插页 3 · 字数 212,000

1962年3月第1版

196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002·187 定价(六) 1.10元



Rosa Luxemburg

目 录

1951 年德文版序言	1
第一章 什么是国民經济学?	7
第一节 国民經济学的对象	7
第二节 “国民經济”的本質	12
第三节 国民經济还是世界經济?	17
第四节 国民經济还是世界經济(續)?	39
第五节 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規律之发现	44
第六节 国民經济学与工人阶级的关系	60
第二章 国民經济史(一)	74
第一节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	74
第二节 原始共产主义学說和資本家的阶级利益	93
第三节 原始部落中的共产主义	109
第四节 經济史上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观点	123
第三章 国民經济史(二)	134
第一节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組織及其崩溃的形式	134
第二节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崩溃过程总論	169
第四章 商品生产	179
第一节 商品交换的发生	179
第二节 商品交换的成立	190
第三节 商品經济之历史的发展	198
第四节 由单纯商品生产到資本家的生产	208
第五章 工資規律	214
第一节 作为商品的劳动力	214
第二节 工作日	221

第三节 工资形成的标准·····	229
第四节 产业后备军的形成·····	233
第五节 相对工资与社会主义运动·····	239
第六节 工会組織对工资形成的影响·····	244
第七节 雇佣工人的产生·····	250
第六章 資本主义經濟的各种傾向·····	252
第一节 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	252
1960 年俄譯本序言 ·····	261
譯后記·····	281

1951年德文版序言

这本著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露莎·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所作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讲演的讲义稿。

露莎·卢森堡在本讲演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点，作了一个通俗的说明。她用最大的技巧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简单明了的，但仍须在一定高度的理论与政治的水平上，进行讲解。著者揭发了当时广泛知名的资产阶级学者，如毕夏、施穆勒等人，其中包括桑巴特，他的理论后来为法西斯开辟了道路。她指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阶级性和党性，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证明那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无政府状态相伴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条件的性质。她又指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只有在马克思手里，才开始把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转变为无产阶级自求解放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她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所作出的最具体的分析，使每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进步读者深感兴趣。

可惜的是，卢森堡这本“国民经济学入门”仍然是没有完成的著作。它仅仅处理一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基本问题：如研究对象，原始社会，商品生产，工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倾向。而有些重要问题：如价值与剩余价值，只简单地作了一些分析；其他重要问题，如平均利润率，则全付缺如。这显然是因为相当的那部分讲稿被白色凶手所销毁了。还有许多问题如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倾向和劳动工资，比之其他问题，说明得更不充分。个

別的定义，还没有好好斟酌，許多資料还待核對，許多意見还得深入考虑。因为卢森堡这本著作并不是成品，所以希望讀者了解这些情况，对上述不足之处予以原諒。

但是，卢森堡这本著作，也包含了許多严重的理論上和政治上的缺点。

讀者定会感到：卢森堡在她的講演中，很少深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至于列宁的著作，則根本没有提到。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天才論著，她可能还没有知道。这种情况，首先應該說是她的著作中所包含的严重的缺点和錯誤，我們必須在这里簡單地指出来。

我們的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分析經濟發展的規律时，虽然經常使用“政治經濟学”这个概念，而卢森堡却一貫使用“国民經济学”这个術語。她这样作，显然是因为“国民經济”或“国民經济学”这个術語，在德国帶有一种偏爱，虽然她也詳細証明了，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我們不能說什么“国民經济”。

我們的導師指示过：在广义上，政治經濟学是这样一种科学：“它研究人类各种社会中生产和交換所借以进行的那些条件和形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分配所借以进行的那些条件和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3頁）。

卢森堡并不了解这个指示，她不懂得用政治經濟学去分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經濟运动規律，又錯誤地認為政治經濟学仅仅是“闡述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規律”的一种科学。当資本主义一旦被消灭了，政治經濟学也就不存在了。她說：

“一旦資本主义的无政府經濟，让位于由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有意識地組織和領導起来的計劃經濟制度的时候，作为科学的国民經济学就将失去它的作用了。于是，現代工人階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即意味着作为科学的国民經济学的終結。”

于是，卢森堡就坚持这样一种錯誤的見解：政治經濟学在馬克

思的學說中，達到了它的頂點，以後不再有進一步的發展了。她說：“國民經濟學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是完成了的東西，同時，也是作為科學的國民經濟學的終結。今後繼國民經濟學而起的是什麼呢？……那就只有把這個學說用之於行動……因此，……國民經濟學的最後一章，就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社会革命。”

列寧和斯大林對政治經濟學的巨大發展，特別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立，充分證明了盧森堡的絕大錯誤。

許多有關商品生產的討論，也顯出了她不完全理解價值規律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生產的基本運動規律。雖然，盧森堡曾經很詳細指出了私人生產者的社會關係，是通過社會勞動分工而相互結合起來，並通過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彼此分離開來；但她卻又認為把這些私人生產者相互結合起來的，不是勞動，而是交換。

“交換就在這種相互分散、相互隔離的私人生產者之間，創造了新的聯繫”。靴匠作為一個私人來說，“他不是社會的成員；同樣，作為一種私人勞動來說，他的勞動也不是社會的勞動”。作為一個靴匠，作為一個人，“他同社會並沒有什麼聯繫”，只有通過交換，他才发现“他同社會發生了聯繫”。交換並不能實現——按照著者的見解——使生產者通過勞動相互結合起來和通過私有相互分離開來的關係，而只是首先創造了這個關係，並使之成為“社會各成員之間的唯一的經濟聯繫環節”。

她又認為：不是價值，而是交換這個東西，調節了商品生產。通過交換和通過價值，可以決定：

- “1. 各個社會成員對社會勞動的份額……”
- “2. 各個社會成員對社會財富的份額……”
- “3. 社會勞動分工……的……調節……”

這樣一來，盧森堡就陷入到希法亭、雷納等人非馬克思主義的

交換概念的謬誤中去了。同時，她又沒有指出，價值表現了一個確定的社會關係。

關於貨幣的本質和作用，她也闡述得不完全和無系統。她只引証這几点：貨幣第一是最后的一般公認的交換手段；第二是貯藏手段；第三是一切價值和勞動的尺度；第四是財富的總和。

對於剩餘價值的增殖方法問題，她也只在處理勞動工資的時候，簡略地說明了一下，而且說明得也非常不夠確切。對馬克思所提出的剩餘價值增殖的兩個方法——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的關聯上，她的說明和馬克思的不同：第二個剩餘價值增殖的方法是把“勞動工資壓低到”勞動力這個商品的價值以下，而不是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勞動力這個商品的價值降低，以達增殖剩餘價值的目的。

其次，盧森堡的分析，如果只限於下述一點，那麼，她就削弱了無產階級絕對的和相對的貧困化的規律：

“因此，與資本和財富的增大同時，純粹失業者和無工資收入者也不可避免地會增加起來，從而流氓無產者階層——官方承認的貧民——也將增多。所以馬克思說，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絕對而普遍的規律。”

可是，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規律，不只是意味着失業者的增加，而且也意味着所有勞動者的貧困的加劇：

“在一個極端上是財富的積累，因此同時，在另一個極端上則是貧困、勞動痛苦、奴役、愚昧、粗野和道德退化的積累”（“資本論”，第1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47年版，第680頁）。

還有，關於資本主義沒落問題，她也處理得很不正確。在本書中，她又提出了在“資本積累論”一書中所發揮的錯誤見解，即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和前進決定了它行將沒落的命運：“資本主義發展得這樣迅速，以致地球上人類所生產的一切東西都只是以資本主

义方式生产出来的。”

在这里，她把列宁在其經典著作“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所否定的見解，重新表現出来了：如果非資本主义的生产者消失了，純粹資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而資本主义就得首先陷于崩潰。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訴我們，資本主义不会自动崩潰，必須依靠无产階級和劳动农民同盟的力量，才可以有力地摧毀它。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經驗証明了，資本主义是可以摧毀的，社会主义是可以建成的，不必一定要等到全世界都已資本主义化。

而且又必須注意：关于俄国革命运动問題，本书也到处表現出她的解釋是不确切的：如她認為1905年資产階級民主革命，乃是一个“俄国城市无产階級的革命”；斯托雷平的“农村改革”，不是一种对富农有利，而是对整个农民階級有利的改良政策，因为它表面上是“公开以加强小农私有制为其目的”。照她的看法，它并不是意味着掠夺公有地，有利于富农，而只是“零碎分割国有地、皇室領地和一部分大地主所有地”。

我們还可以看到她不适当地贊誉了拉薩尔。这个人把机会主义帶給了德国的工人运动，他貫輸了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的精神，他迎合了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权力。

但是，尽管卢森堡在本书中所表述的理論有着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錯誤，尽管德国左翼存在着不少缺点和表現得軟弱无力，而这本书还是有用的。它显示了卢森堡的偉大革命精神，她是革命无产階級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她远远超过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理論家”，如希法亭、考茨基、雷納等那些家伙。她是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的共同創始人之一。她“在德国的‘环境’下，沒有完全自由，即使社会民主党左翼，也是一样”(列宁語)。我們應該确信，如果卢森堡能够完成这本著作，而且認真研究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特別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論”，她也許会作为一个純正

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者，改正本書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盧森堡在1918年出獄恢復自由以後，即忠實支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

第一章 什么是国民經济学？

第一节 国民經济学的对象

国民經济学是一門值得重視的科学。当我们一走进这个研究领域时，便会碰到許多疑难和意見分歧，特别是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国民經济学的对象问题。單純的劳动者，对国民經济学究竟是讲些什么东西，只具有模糊的概念。他們不了解这門科学，恐怕得归咎于自己的缺乏教养；可是劳动者的这种想法，在某种意义上，对許多有教养的博士和教授——他們写了許多大部头的国民經济学著作，而且在大学讲坛上給青年学生編了許多讲义——来说，恐怕也会具有同感吧！說来似难相信，大多数国民經济学专家，对自己所研究的这門科学的真正对象是什么，其实也不过略具模糊的概念而已，并不比劳动者高明。

专家们有一种爱下定义的习惯，他們总想把那些极其复杂的事物本质，硬給归納在几条整齐的命题之中。現在試听一下国民經济学的官方代表，对这門科学怎样看法吧。

首先，让我们听听德国教授中的耆宿，无数可惊的龐大的国民經济学教科书的著者，所謂历史学派創始人之一，罗雪尔(W. Roscher)的意見：在他最早一本大著“国民經济学的基础。实业家及研究者适用的参考书和教科书”（1854年出版，以后重印到23版）中第二章第十六节，可以讀到下面一段話：

“我們认为国民經济学(Nationalökonomie, Volkswirtschaftslehre)就是研究国民經济或国民經济生活的发展規律的科学（如果按照曼哥尔特的說法，就是国民經济史的哲学）。国民經济学和

其他一切国民生活的科学相同，它一方面，对每一个人的研究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可引伸去研究整个人类。”

“实业家及研究者諸君”现在是不是理解国民經济学呢？——显然，他們认为国民經济学就是国民經济之学。有角眼鏡是什么？就是有角框的眼鏡；貨馱是什么？就是运貨的馱。如果向小孩子說明熟語的用例，这到是一个最簡單的办法。但困难也发生在这里：对于一直不理解这問題的含義的人，任凭你如何改变字句，他也还是莫名其妙的！

現在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德国学者施穆勒 (Schmoller) 教授，——目前柏林大学国民經济学教授，官方科学泰斗，馳名海外的聞名人士。在康拉特和勒息斯 (Conrad and Lexis) 教授合編的“国家科学辞典”中，他写了一篇有关国民經济学的論文。施穆勒对什么是国民經济学这个問題，作了如下的解答：

“我认为国民經济学就是記述国民經济現象，給以定义，說明其原因，并作为一个关联的整体来理解的科学。当然，在这个时候，首先應該以先給国民經济下一正确的定义为前提。这門科学主要是研究存在于今日各发达的民族間反复出現的典型的諸現象：如劳动分工、劳动組織、交換、收入分配、社会經济制度等。而社会經济制度，則是依賴一定的私法与公法的形式，在等一的与类似的心理力量的影响下，再产生出类似的与等一的秩序或力量。并以它的綜合記載，从經济上來說明現在的文明世界的靜态現象，即文明世界的一种均衡結構。国民經济学就从此点出发，試圖考察各个国民經济相互間的特点及各地区不同的組織形态；然后探討此种不同形态如何結合，产生如何的后果；从而就可以获得关于諸形态相互間的因果发展以及經济状态的历史延續等的观念。換言之，即是在靜态考察之外，再加上动态的分析。国民經济学从它的最初出現时起，即依靠倫理的历史的价值判断，而建立起它的理

想。同时，它的这种实践机能，现在也经常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科学内容。这说明了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之外，还能够建立起生活的实践规律。”

好啦！好啦！让我们停下来喘一口气吧！上面究竟说了些什么呢？社会经济制度——私法和公法——心理力量——类似与等——等——与类似——统计——静态——动态——均衡结构——因果发展——伦理的历史的价值判断……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那些东西真像头脑中的轆轤，七上八下，越弄越糊涂。尽管我们普通人具有顽强的求知欲望和盲目相信教授们的智慧源泉，对于那些莫名其妙的文句，反复研读，总想拼命找出一点可以理解的东西，但这种努力恐怕会徒劳无功罢！因为，像上面那些费解的文句里，除了空话连篇、浮词粉饰以外，什么内容也没有。只有思想明确，完全能够掌握自己所说的道理实质，同时又能确切地通俗地表达出来，这才算得是对事物的认识最明确无误的标志。国民经济学并不是处理哲学上的纯粹思维的表象或宗教上的神秘论的幻想。谁的表达暧昧而矫饰，那只能证明他对事物的本质不了解，或者由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而故弄玄虚。资产阶级学者常用暧昧混乱的辞句来解释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决不是偶然的。从他们所玩弄的文句中，表现出两种情况：一是那些学者们自己不懂装懂；一是他们怀有偏见和恶意，使得他们讨厌阐明事物的真象。这些事实，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

对国民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应如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那确实是一个常被争论的问题，这可以从某些外部事态中看出来。例如，有关国民经济学的起源问题，就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许多见解。知名的老史学家、巴黎大学前国民经济学教授亚多夫·布朗葵(A. Blanqui)，有名的社会主义指导者、巴黎公社战士奥古斯都·布朗葵的兄弟，在183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史”第一章中，一开头就

有这样的說明：“政治經濟学（法国慣称国民經濟学为政治經濟学）的出現，比人們所想像的要早些，希腊人与羅馬人就早已有他們的政治經濟学。”又如另一位經濟学史家，前柏林大学講師欧根·杜林，則与布朗葵相反，認為国民經濟学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年輕得多，它是直到十八世紀后半叶才开始发生的。关于这个問題，社会主义者拉薩尔，曾在1864年反对修尔澤·德律茲（Schultze-Delitzsch）的古典論战书“資本与劳动”一书的序文中断言：“国民經濟学这门科学，現在才开始成立，今后还須去建設。”

反之，馬克思在他的国民經濟学主要著作“資本論”（該书第一卷在拉薩尔的“資本与劳动”出版三年后問世，恰恰实现了拉薩尔所提出的希望）中，給添上一个“政治經濟学批判”的副标题。从标题的意义上可以看出，馬克思是將自己的著作放在过去的国民經濟学范围之外，而把过去的国民經濟学当作已經完成了的东西，必須加以批判。由此可知，这门科学提出了一些非常特殊、非常复杂的問題：有的人說，它差不多与人类历史記錄同样古老；有的人說，它的成立还只有一个半世紀；有的人說，它还在襁褓期間；还有人說，这门科学已經死了，現在正是批判地埋葬它的时候。

現在一般都承認国民經濟学只是发生于150年前这样晚的时间內，对这种离奇的事实，究竟如何去解釋呢？如果把这个問題請教于一位官方經濟学家代表，那么，我們所得到的答复，恐怕未必会令人滿意。就拿杜林教授來說吧。他非常文雅地作了如下的解釋：古代希腊人和羅馬人大概对国民經濟学对象还没有什么科学的概念，他們仅仅从日常經驗中，得到一些“不自覺的”、“皮相的”、“最平凡的”观念而已。到了中世紀，一般人对这个問題的理解，更加“不科学”。可是，这种炫学的解釋對我們的思想毫无帮助，特別是对中世紀那样簡單的概括更屬錯誤。

施穆勒教授又另外創造了一种独特的說明。在前面所引用的